

一天晚上,在一个公交起始站候车,发现调度室门前的电子屏上显示,下一班车的发车时间是 19:45。噢,此刻才 18:40,莫非要等一个多小时才开车?上海城里公交车的间隔辰光会这么长?太太遂进屋询问,孰料调度员大不以为意,随口说道:“无所谓啦,只要看后面的 45 分就可以了嘛!”少顷,显示屏上的发车时间变成了 18:45。呵呵,明明是他自己输入的数字错了!

淘宝之后,在网上追踪物流。官网上信息齐全,一目了然,发现货品不仅已到达当地邮局,且已显示“未妥投,原因:收件人不在指定地址”。怪哉,今日未出家门一步,何来“不在指定地址”?于是按图索骥,欲致电邮局客服询问。可电话始终无人接听,遂与网络客服对话,对方给了一个手机号码,被告知“已关机”;再给一个号码,打过去却唯有传真机讯号!客服小姐再三致歉,我的“宝贝”却依然不知所终。

诸如此类令人啼笑皆非的事遭遇多了,也就逐渐磨灭了脾气,却仍不由想起今年春节听到一位海外来客的评语:上海的市容市貌堪比发达国家的大都会,可不知道为啥,好多地方常常缺口气!而这话早就听不止一个人说过。

“缺口气”,可以说就是“行百里者半九十”,哪怕前路的路走得再艰辛,这余下的十里路走不到底,便前功尽弃了!“一口气”“一眼眼”,岂不就是由量变向质变飞跃的间距,眼看就要大功告成,眼看就能跻身一

为啥常常“缺口气”?

怡然

流,眼看便会唾手可得,只因短了那么一小截,缺了那么一歇歇,便功亏一篑,与满意和美誉诀别,与“十全十美”绝缘,与“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相伴。

这“一口气”“一点点”是什么呢?我看无非就是两个字:敬业。对事业少了一份忠诚,对职业少了一份热情,对岗位少了一份自尊,当然也就没有了敬畏之心,执著之意,凡事或粗枝大叶,或敷衍了事,或自欺欺人,履职七八分算是了不起,尽责过半便虎头蛇尾,火候未到就偃旗息鼓,故总难有圆满结局,每每败在向终点冲刺的瞬间。前些年读到多家国际管理咨询机构有关员工

“敬业度”的调查,其中“不约而同”的结论竟是认定中国员工敬业度偏低!有数据显示,中国员工的敬业度仅为 51%,亦即每两人中有一人不敬业,比全球平均水平低 15 个百分点,也低于其他“金砖国家”,如巴西员工的敬业度高达 73%。而不敬业的后果,无须赘言。某些“MADE IN CHINA”的货次质劣、“楼歪歪”“房脆脆”“桥塌塌”“路陷陷”之类的丑闻,若干医疗事故的出现、有些人人为惨祸的发生,无不与“敬业度”低下相关。有些人把工作仅仅当做“混饭吃”的手段,心不在焉,漫不经心,马马虎虎,迷迷糊糊,

敷衍了事、得过且过,推诿应付、草率将就……“一盎司的忠诚抵得上一磅重的聪明”,而我们所缺失的那“一口气”、那“一眼眼”或“一盎司的忠诚”?

大脑的记忆区,存储着两个曾令我有点震撼的镜头:加拿大,多伦多电视塔底下,两位中年筑路工人在烈日下铺人行道,挥汗如雨,却聚精会神,那种专注的眼神,那种较真的劲儿,仿佛不是在摆弄砖石,而是在雕琢什么艺术品;日本,静冈机场里,一名年长的员工正在将旅客的行李箱搬上传送带,他手里的箱子绝不是被扔上去、掙出去的,而是被



双手捧着轻轻地稳稳地放下去的,好像不是对付一只沉重的物件,而是把一个个幼小的孩子抱上床。相信这都绝不是作秀,也不会仅仅是偶然的举止,而早已涵养为一种职业习惯、一种职业风范。若无“敬业”二字,所从事的平凡单调的体力劳动,能进入如此投入如此忘我的境界么?

诚然,我们或许不必理会“敬业度”的调查数据,周围那么多既有足量忠诚又足够聪明的敬业者所产生的正能量,会让这些数据黯然失色。而事实上,别让人家诟病我们常常“缺口气”,不时“推板一眼眼”,也并非难乎其难。倘使每个人都按着良心的指引,循着职业规范认真行事,把自己的每一件工作做到位,做得更好,力求最好,就可以。

序跋精粹

《童心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是资深文艺编辑文椿的作品选集,收有她历年所著的有关电影、音乐、戏剧戏曲、曲艺等评论、报道文章。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大多写于七八十年代之交的社会转型期。我与文椿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先后进入《文艺报》开始同事,合作了十多年,对于其中多数作品的内容也是我耳闻目睹亲身经历过的,如今重新阅读似乎又把带我回到那个可怀念的年代,倍感亲切。

那是一个很特殊的历史时期。人们刚刚经历了“文革”大劫难后,几乎可以说全民族处于一个历史反思的状态,都在思考:这样可怕的灾难怎么会发生的?以后应该怎么避免?中国应该怎样才能走上一条健康的道路?那时人们常说“拨乱反正”,进而提出“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等等,整个社会出现一种弃旧图新、勇于探索的生气。什么是“思想解放”呢?就是要从现代迷信、僵化的教条主义中解放出来,从那条错误的极左的死胡同里解放出来,开始独立思考,大胆创新。尽管抱残守缺的现象也很严重,新旧思潮交锋也很激烈,但是,历经曲折艰难,中国毕竟掀开了新的一页。文椿的作品中有许多重要的会议报道,具有深远影响的作品讨论等,都成了这个时期电影戏剧音乐曲艺等等艺术历史的忠实记录,相当有代表性地反映了当时文艺界的创作思想和言论,成为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的文献。值得注意的是,文椿常常还是这类会议和讨论的最早倡导者和推手之一,所以她在写作这些报道和评论时,总是充满着一股变革、进取、创新的热情和敢于担当的精神。而“拨乱反正”一词见于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自序》,他认为:“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文椿的这些作品就是带着这样深刻的历史印记。

有一个镜头至今还清晰地刻印在我的记忆中。有一天,电影导演谢晋匆匆忙忙地跑到《文艺报》编辑部,还未进门就大着嗓门喊叫“文椿!文椿!”他是来感谢《文艺报》对电影《天云山传奇》展开不同意见的充分讨论,在社会上、文艺界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连躺在病榻上正患着绝症的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老人也抱病写了激情满怀支持《天云山传奇》的文章,使那些批评此片是丑化党的领导、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表现的说法终于得到了

山遍野吃得完,根本吃不完,阿婆边说边笑眯眯看看我,关键是瞅得准,摘得不对可能会有毒。我笑着点头。阿婆家就在岸边不远处。一进院门,老宅门前有口井。阿婆说,乡人喜欢吃井水,最爱是窖藏雨水。不脏吗?阿婆先是摇摇头,说,可别看不起窖藏雨水,城里再贵再高级的矿泉水纯净水,这水那水,没见过有比窖藏雨水熬粥更香更甜的了,自来水就更别提。我哦

急了,拍凳子跺脚拍大腿,恨不能自己生出个女儿来,许配给这苦命人。老人与书生,一上一下,四目相望,热泪滚滚。我也被感动了。许多老人从邻村,甚至是镇上更远处赶来。来得太早,只好去戏台边上

的老街走走逛逛,像外地人似的东张西望。若是遇上熟悉的风景与面容,则喜上眉梢。原地站住,相互大声地说笑,他们恨不能把过路随便哪个陌生人也一并拉了过来,七嘴八舌地说特说一通,才更觉过瘾。素日里跟谁

说去呢?家里那头肥猪,任你讲到口干舌燥,它们最多是哼哼两声。我上前与一位老阿婆闲聊。她已经 96 岁了。看面相也就七十多模样。老阿婆笑着说,牙齿健在,平日最爱是吃槟榔,石灰要自己磨,槟榔树是自家种的,想吃就摘。我一吓。老阿婆像是看出了什么,说,你们吃青菜都要花钱买,真是笨。阿婆在山里四处摘野菜来吃。满

天的气息。

春天是一个富有生命力的季节,也是一个编织梦想的季节。人生的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梦,虽然它可能在现实生活的磨砺中,不断地被实现,或破灭或调整。但内心总是住着一个梦,它能点燃人们心中的希望,激发人生的热情。虽然在追梦的路途中会有磨难和荆棘,但我们依旧会执着地踏着荆棘去追求心中

那份渴望已久的期盼,因为毅力和耐心来自于心中的梦。在与磨难抗衡的过程中,我们不断地超越自我,这会使得我们内心盛满充实与感动。只有有梦的人的生命才会充满色彩。

让我们在温馨的春光里编织出最美的梦想,让心儿带着梦儿飞翔。



《童心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是资深文艺编辑文椿的作品选集,收有她历年所著的有关电影、音乐、戏剧戏曲、曲艺等评论、报道文章。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大多写于七八十年代之交的社会转型期。我与文椿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先后进入《文艺报》开始同事,合作了十多年,对于其中多数作品的内容也是我耳闻目睹亲身经历过的,如今重新阅读似乎又把带我回到那个可怀念的年代,倍感亲切。

那是一个很特殊的历史时期。人们刚刚经历了“文革”大劫难后,几乎可以说全民族处于一个历史反思的状态,都在思考:这样可怕的灾难怎么会发生的?以后应该怎么避免?中国应该怎样才能走上一条健康的道路?那时人们常说“拨乱反正”,进而提出“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等等,整个社会出现一种弃旧图新、勇于探索的生气。什么是“思想解放”呢?就是要从现代迷信、僵化的教条主义中解放出来,从那条错误的极左的死胡同里解放出来,开始独立思考,大胆创新。尽管抱残守缺的现象也很严重,新旧思潮交锋也很激烈,但是,历经曲折艰难,中国毕竟掀开了新的一页。文椿的作品中有许多重要的会议报道,具有深远影响的作品讨论等,都成了这个时期电影戏剧音乐曲艺等等艺术历史的忠实记录,相当有代表性地反映了当时文艺界的创作思想和言论,成为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的文献。值得注意的是,文椿常常还是这类会议和讨论的最早倡导者和推手之一,所以她在写作这些报道和评论时,总是充满着一股变革、进取、创新的热情和敢于担当的精神。而“拨乱反正”一词见于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自序》,他认为:“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文椿的这些作品就是带着这样深刻的历史印记。

有一个镜头至今还清晰地刻印在我的记忆中。有一天,电影导演谢晋匆匆忙忙地跑到《文艺报》编辑部,还未进门就大着嗓门喊叫“文椿!文椿!”他是来感谢《文艺报》对电影《天云山传奇》展开不同意见的充分讨论,在社会上、文艺界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连躺在病榻上正患着绝症的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老人也抱病写了激情满怀支持《天云山传奇》的文章,使那些批评此片是丑化党的领导、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表现的说法终于得到了

山遍野吃得完,根本吃不完,阿婆边说边笑眯眯看看我,关键是瞅得准,摘得不对可能会有毒。我笑着点头。阿婆家就在岸边不远处。一进院门,老宅门前有口井。阿婆说,乡人喜欢吃井水,最爱是窖藏雨水。不脏吗?阿婆先是摇摇头,说,可别看不起窖藏雨水,城里再贵再高级的矿泉水纯净水,这水那水,没见过有比窖藏雨水熬粥更香更甜的了,自来水就更别提。我哦

天的气息。

春天是一个富有生命力的季节,也是一个编织梦想的季节。人生的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梦,虽然它可能在现实生活的磨砺中,不断地被实现,或破灭或调整。但内心总是住着一个梦,它能点燃人们心中的希望,激发人生的热情。虽然在追梦的路途中会有磨难和荆棘,但我们依旧会执着地踏着荆棘去追求心中

那份渴望已久的期盼,因为毅力和耐心来自于心中的梦。在与磨难抗衡的过程中,我们不断地超越自我,这会使得我们内心盛满充实与感动。只有有梦的人的生命才会充满色彩。

让我们在温馨的春光里编织出最美的梦想,让心儿带着梦儿飞翔。

澄清,对当时文艺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文椿不仅是这场讨论的组织者,自己还写了采访摄制组的报道和评论文章,为读者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创作资讯和历史背景,为此片大声呼唤。关于《大河奔流》《归心似箭》《牧马人》《城南旧事》《邻居》《啊!摇篮》《西安事变》《乡音》等一系列评论文章都是类似的成果,今天读来仍然新鲜兼有历史感。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会议的参与者都是在第一线的著名艺术家们,文椿与他们多有交往,有的还有较深的友谊,深知他们创作之甘苦,得以邀集他们于一堂,敞开思想畅谈艺术创作中深感困惑带有普遍性的艺术学术问题,因此特别生动而富有活力,都是他们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由衷的真知灼见。也有文艺高官参加讨论,但他们本身就是作家艺术家,与这些创作者都是朋友同志,讲的是他们自己亲历的艺术经验和深切思考,与其他与会者一样是平等的一员,绝不是首长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更没有后来的红包送礼之类,与权力商业可说完全不搭界。这都显示了那时文艺界思想解放、风气正直清爽,还有一定正常的自由讨论的民主气氛,这正是长期来为人们怀念和赞赏的缘故。

文椿少年时代就参加了部队文工团,是在实际工作中学习成长的。这与她本人的禀赋爱好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她的努力实干和敏于思考,数十年来尤其是坚持在文艺编辑岗位上,成为积聚有丰富的艺术理论和实际经验的资深专家。因为工作需要,她所涉足的艺术部门相当广泛,音乐、电影、戏剧、戏曲,她都能游刃有余地把当时这些不同领域里的重点热点问题抓得很准。我们看那些报道文章,就能大致了解那个时代各个艺术部门的创作状态和面临的问题。她的文字也有一股女性作家共同的特点,比较清丽婉约,即使论理争辩时,既富有激情又能保持从容说道理摆事实的状态,也就更具有说服力。这是很不容易的。

“童心”曾是文椿用过的笔名,现在编选自己的文集时作为书名,显然语带双关,以示自己还保持了当年的“童心”,作品也是一片真诚所化的文字。这都是我在读这本文集时所能切实感受到的,是真实可信的,也是今天社会难得的。所以当她邀我为她的文集写几句话时,我特别愿把这番感受介绍给读者。

《童心说》序

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说你等等啊。阿婆从内衣兜里慢慢摸索出一张照片来。我凑近了去看。是谁?阿婆笑眯眯又开了口,说这是我儿子,六十多岁喽,身体还不如我。我盯着照片,又望望阿婆,感觉她说话神情,仿佛是在描述一种已经消逝,又无法言说,那种被遗忘了的美好。



春光

傅壁园

三月东风燕子斜，
嫩春暖透绿窗纱，
醉倒流光何处是，
杜鹃鸟唤杜鹃花。



郑逸梅先生,他不仅是我国著名的文史掌故作家,而且,也是一位收藏大家。他一生笔耕八十载,九十余岁时还未停笔,留下二千余万字的作品,丰富了中华文库。

我与郑老相结相交缘于我姨母和我母亲。在民国时期时,我姨母在上海《金钢钻》报社曾与郑老共过事,郑老并由此与我父母结识并成为好友。郑老还曾到过南京我家做客,直至解放后,因诸多政治运动原因,才中断了联系。“文革”后,我们重又联络,一直延续到郑老仙逝。其间,我还曾有幸到过郑老在沪寓所,目睹了他的“低帐铜瓶室”书斋之风采。我母亲和我与郑老有过多次书信交往,因而,如今使我能够获得郑老的墨宝,他的信件成了我的收藏品中之珍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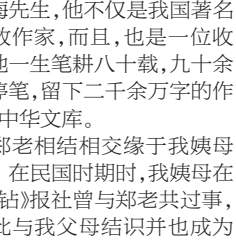
郑老给我最为难忘的印象,一是他的为人谦和,极为平易近人,尤其对我等“忘年交”的年轻人,更是师长父兄风范,与人总是推心置腹,赤诚相见,毫无有的名人架式口吻。因此,郑老是一位极易亲近的学者老者善者。步入他的“低帐铜瓶室”,你会发现,这里不仅有珍宝,也有令你意想不到的稀奇古怪的多多藏品。他这里有古今名人书札、信札、散页手笔,有他爱得成癖的名人成扇,尤其是梅花扇面。其中有吴湖帆的绿梅,有方介堪的墨梅、陶冷月的密梅、张小梅、谢闲鸥、潘君诺等人的红梅。

郑老收藏广博,他自嘲自己是一个拾破烂的,他就连名人如李鸿章、曾国藩、袁世凯、汪精卫等人的名片,以及古今名人的诰告他都收藏。由此可见,郑老兴趣广泛,学识渊博,是一位物无巨细的收藏大家。郑老的藏品不仅使我大饱了眼福,而且由此受到了启迪,从而大大增进了我日后收藏爱好的信心,也打开了我的收藏眼界。

如今,郑逸梅先生离开我们已经 23 年了,每当人们提起他时,每当我看到我的收藏品中他的墨宝时,犹如看到他那勤奋博学、硕果累累辛勤笔耕与慧眼藏宝的一生。我仅以此拙文,作为对郑老的深切怀念和无限崇敬!

臧克家为老字号题门匾尽心尽力,明请看本栏。

十目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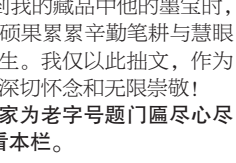


朴素村落,熟悉的小河。沿河岸边,不知何时多出了一排美人靠。不远处一条长街,街的对面是个戏台。台子已经很破败了,四周荒草凄凄。这是本村唯一的“剧场”。平日里隔三差五,放一场露天电影,每逢佳节,请戏班来唱大戏,都是在这里。戏班一唱至少一礼拜。白天唱,夜里唱,若是今年收成好,戏就唱得更久些。此刻,台上戏入高潮。曲目老生常谈。讲一个落魄书生,尚未等到金榜题名衣锦还乡,青梅竹马心上人已成了别人的新娘。锣鼓点细密而急促,听得让人心里一吓。海誓山盟皆虚空,烟消云散了无痕。台上书生,台下老人,一唱一叹间,心中苦闷,互诉衷肠。

老人中岁数最大的,半坐半倚,美人靠上聚精会神看大戏。更多的乡人,则于廊前空地上随便那么一站。听。人人专注而投入。听至深处,有人感觉台上书生,分明就是自家孩子。听着听着,老人忽地就

无声无息中,春天来了,带来柔柔的雨丝,融融的阳光,嫩嫩的芽儿,婷婷的野花和莺莺絮语的鸟儿,也带来了春的旋律。

春天像是一个任性的画家,在不经意中,把冬天的一片素净绘成缤纷的色彩,使大地焕然一新。笔触之处万物苏醒,小草带着泥土的芳香探出头来,石缝间幽绿色的青苔充满着生机。花儿睁开萌萌的眼睛争先恐后地怒放,柳树也抽出了细细的嫩芽儿随风摇曳。春风吹皱了静静的河水,连绵起伏的群山也变得苍绿起来。大地的每一处都荡漾着自然的活力,每一个角落都充满了春



带着梦儿飞翔

徐音